

弘扬乡土文化 挖掘地方史实 《荆谷风情录》后记

林新荣

荆谷是个历史悠久、文化厚重的地方。

去年4月份，我赴荆谷与一些老先生座谈。在多次探访过程中，我们有了四个意外发现。

一个是查阅七甲村朱氏族谱，竟翻到一篇孙锵鸣的《朱母谢太孺人七旬寿序》。文中详细记叙他和朱氏的交往，这序未见其文集。

二是发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民间流传的《日用课本》。此读物内容包括花果草木、婚娶习俗等七大类。以七字无律诗歌为主，瑞安方言为韵，读来顿挫悠扬，内容贴近日常生活。据说还是晚清时期的私塾启蒙教材，新中国成立后也曾作为学童识字课本学习。

三是发现一篇奇文：兴善庙，在广化乡右溪，神姓樊氏兄弟居此。山内巨潭，有蛟。每出入，挟风雷，潭水暴涨，没田庐。为民害。神誓除之。天圣四年，罄家资（贲），入积善院，养其母。兄弟持刃入潭。风雷昼暝，斩蛟，潭水尽赤。兄弟垂至溪口，对立而死。里人立祠之。可惜，我们多方探访，打探不到兴善庙。这不到一百字的叙述，樊氏兄弟的孝心、为民除害的起因、斗争过程的激烈，写得栩栩如生，令人赞叹。

四是七甲村朱氏由福建安溪太平岭迁入，为朱熹二公子朱在的后人，是朱熹公的直系血亲。河沿村的包氏是包拯的后裔。鲍氏

为大禹后裔。

《荆谷风情录》内容包罗万象，包括风土人情、历史人文、典故传说等方方面面，其中的方言词汇和俗语俚语注释，最费心力。许多词汇只有方言音，很难准确落实到文字上，有些可能是多音字，我们不知其音，有些有音无字，我们多方推敲，仍感如履薄冰，生怕以讹传讹。童谣的搜集却颇为有趣。搜集到后，我就读给老家的人听，常常能够唤起人们的记忆。他们说，不是这样的，是那样。于是我就再一次修改。有时候，为了某几个字，我和朱珍眉讨论到深夜。我最后决定，童谣、小曲、田歌、传说一类，就采用方言写作，这样更能体现荆谷特色。但这样做，也有风险，因为方言还没有标准样本，用字用词存在争议，一时不好统一，所以，我们就不统一它了。牧牛姆的对歌、小曲与田歌已基本模糊在人们记忆中了，有一些词甚至就是下作与骂人的话。我们只能慢慢推敲，去芜存菁，尽可能做到荆谷化一些。这些先人在劳动生活中创造的文化，是最能体现本土本土气息的，在编辑过程中我们都尽可能保存下来。

在寻找荆谷历史文化名人时，我们发现了金钱会起义首领之一潘英。他是金山村人，这位清朝贡生，现在已经很少有人知道了。后来，我们还找到族谱：邑庠生年廿二，

入泮第三名，考名英，坟在大岙底祖山，祖坟全向。潘英就义时，只有30岁。这个发现，算是一百多年来金钱会研究里的重大发现！

为编书，我先后30多次开车奔赴荆谷。碰到的奇事不少，就说一件：一位90岁的老伯伯很认真地对我说，井字当中加一点，是什么字你知道吗？大家都茫然。他得意地说，这个读“咚”（读第三声），是小石子扔到水井里发出的形声词（也有人说，这个读“等”，本地方言音，读第三声，地面有个小浅坑的意思）。他又说，田字上面一横不要连着，是什么字你知道吗？我当然又不知道。他更加得意，说，是“岩”（本地方言发音，读第二声）字。你看，田缺了一个口，水当然就流出来了，不就是个“岩”字吗？！这些字又形象，又好记，且相当高明。这大概就是所谓民间的智慧与创意吧！

乡土文化是人类创造力的结晶和升华，是经过漫长历史积淀下来的宝贵遗产。如何做到保持传统的风格特色，体现浓浓的乡土特征，又能够反映时代脉搏，具有新的生命？这是我们永恒的课题。好的乡土资料，能激发人们了解家乡、热爱家乡的热情，增强对故乡的感知和认可度，从这一点来说，我们做的是有意义的。

云和寻梯田

黄选坚



云和梯田（流泉/摄）

云和梯田在离云和县城12公里的崇头镇。落差近700米的梯田，层层叠叠，水光山色，云影日照。若能在凌晨过来，站在观景台上，候着日出时，云海翻滚，日映梯田，就像群山吐翠，或者是傍晚，夕阳将落未落的当口，灌满了水的梯田如镜，夕阳似火球，大地一片沉静。除了这两个时间点外，其他时间风景虽然差些，但也是可以一饱眼福的。只要天气好，同行的朋友这样安慰我。我们去的是上午，前天刚下了几场雨，天气还有些阴沉，但是视线还是不错，抬头望山，有些微的山岚飘荡，看来欣赏一下的福分还是有的。

汽车开了20公里，经过一个小村，突然雾气大起来，就像一团棉絮从天而降，拐了两个弯，前面已经雾茫茫，路旁的树枝都变得若隐若现，天气变化得如此之

快，让我们措手不及。开了雾灯，也只能看见前方5米左右，一路上不停地摁着喇叭，勉强开到一个路边的停车场，停了车，下来一路往上，不远处就是梯田三个观景台中，离山下最近的日出云海观景处。但是雾实是在大，问了观景台的工作人员，说是这雾已经连着3天了，白天都没有散开。我又问此处高度，才只有海拔800米，山上和山下的天气就有了这么大的差别。

顺着观景台的石阶走了几级，只能就近看到一两个梯田，田埂上草铲得很光滑，用田里的泥巴把田坎做得很高，水浸着，但还没有插秧。几位朋友不甘心就这么打道回府，商量着从小路上走下去，运气好的话，也能看到些好景。我因为开车，就到下面的小村里等他们。

赵善村就是这样突然出现在我眼前

的。黄泥的墙，错落的老屋，深涧里的溪流，路是碎石做的，房屋旁边依山开辟出一个个梯田。我从小村简易停车场出来时，这个路边不起眼的小村，让我心宽了许多。村子里一律是泥墙黑瓦，碎石的小径，干净、安详。一个不那么古老的水车被放在小溪上，用茅竹片引来的溪水就咚咚地打在水车上，水花溅了开来，像无数朵散漫的野花。这个已经没有什么实用价值的老古董，不知是从谁家的阁楼里拖出来的，居然很有文艺范儿。我停下来拍照，一个老人慢腾腾地从村口走了上来，好奇地观望，我便借机搭讪，他只是笑，大概能听懂，只是不会说普通话，我随着他走上石阶，一个似乎是他媳妇模样的人急忙迎了出来，问清我的来意，便放心地进去了，不一会儿，屋子里传来炒菜的声响，门洞开，也没有设防。我记得在自己老家，母亲也是这样永远敞开着家门，只有出远门和入睡时才会关门的。

在村子里随便逛逛，发现小径的南北两头，都有一个石砌的牌匾，匾额题的很有诗意，南边是“南山拱秀”，北边是“北极同辉”。顺着碎石路走出小村，登上村口一个十多米高的观景台，举目远眺，只见山里雾气不时地绕过，空气清新得如洗涤过似的，屋前屋后的山园里插花似的盛开着油菜花。旁边石柱上刻了一副好对联：冬去山明水秀，春来鸟语花香。对子平实，却无一字不合景。如果说有一失，必有一得。赵善古村的寻访足可慰我的遗憾了。

当一个人寻到曾经逝去的一段时光影片，偶遇了似曾相识的画面，这样的过程已经是可以珍藏了，至于寻找中的梯田，就当是再来一次寻访的念想吧。

蛇年蛇趣

9

眼镜蛇的雅号

张鹤鸣

蛇年，眼镜蛇成了轮值主席。小象哭丧着脸向眼镜蛇告状：尊敬的大王陛下，老狐狸给我取了绰号。

什么绰号？眼镜蛇关切地问。

他叫我“长鼻子”！

长鼻子有什么不好！眼镜蛇笑了，孩子啊，你们长得这么高大，没有长鼻子那才糟糕呢。这个绰号取得好，很形象嘛！

小象见眼镜蛇没有想惩罚老狐狸的意思，只得悻悻地回家了。

小象刚走，小刺猬也来告状了。

大王，老狐狸给我取了绰号。小刺猬的声音很轻，简直像蚊子叫。

大声点！眼镜蛇一拍惊堂木，小刺猬吓得缩成一团，像个刺猬球，眼镜蛇一见，笑了。

小刺猬这下放松了一点，提高声音说：大王，老狐狸叫我“小刺球”，您若要为我做主啊！

这老狐狸还挺聪明的嘛。眼镜蛇说，寡人也觉得你越看越像个刺猬球。小刺球好啊，人家知道你是小刺球，就不敢侵犯你了。

小刺猬灰溜溜地走了，小猴子接着便哭进宫来：大王啊，老狐狸给我取了个绰号叫“红屁股”，您若要为我做主啊！

你转过身来让我瞧瞧！眼镜蛇瞧了瞧小猴的屁股，扑哧一声笑道：绰号和名字不过是一个代号罢了，你们猴子的屁股都成这样子了，还怕别人叫吗？没叫你“烂屁股”，已经够给你面子了！

一番话羞得小猴的脸和屁股一样红，低下头离开了王宫。

一会儿，又有小兔子哭哭啼啼来告状：陛下啊，我不想活了，老狐狸给我取了许多绰号：长耳朵、短尾巴、三瓣嘴、红眼睛。

眼镜蛇盯着小兔子，欣赏了一会，笑着说：这老狐狸取绰号越来越有水平了，这许多绰号都很贴切、形象、生动。

陛下，他还给您也取了绰号呢！小兔子打断了眼镜蛇的话。

他给寡人取了什么绰号？

他叫他“假眼睛”、“冷血鬼”！

什么？！眼镜蛇暴跳如雷，立即派卫士将老狐狸捉拿归案，不等老狐狸辩解，便张开血盆大口将它吞食了下去。

电话

：

65818090

电子信箱

：

941222480@qq.com

：

941222480@qq.com